

『中國戰略家』叢書

破解大国冲突的宿命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研究

陶文钊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國戰略家』叢書

破解大国冲突的宿命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研究



陶文钊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破解大国冲突的宿命：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研究 / 陶文钊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3

(“中国战略家”丛书)

ISBN 978 - 7 - 5161 - 7351 - 0

I. ①破… II. ①陶… III. ①中美关系—研究 IV. ①D822.3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20523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陈雅慧
责任校对 王 斐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25
插 页 2
字 数 289 千字
定 价 7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	(1)
第一节 中美关系的新变化	(1)
第二节 奥巴马政府实行战略调整	(11)
第三节 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应运而生	(23)
第二章 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能性探讨	(27)
第一节 时代的角度	(31)
第二节 中国的角度	(37)
第三节 美国的角度	(43)
第三章 拉紧两国共同利益的纽带	(49)
第一节 相互确认不断变化的共同利益	(49)
第二节 牢牢把握国家的核心利益	(57)
第三节 不断深化两国经济上的相互依存	(75)
第四章 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合作与竞争	(103)
第一节 地区形势的新变化	(104)
第二节 美国为重建亚太主导权而努力	(120)
第三节 经营好亚太这块“试验田”	(138)
第五章 在全球治理中加强合作	(157)
第一节 合作应对安全威胁	(157)
第二节 合作应对金融危机	(171)
第三节 合作应对气候变化	(178)

第六章 建设性地管控分歧	(195)
第一节 关于网络问题	(195)
第二节 关于人权问题	(206)
第三节 补上两军关系的“短板”	(215)
结语	(230)
中文主要参考文献	(239)
英文主要参考文献	(246)
后记	(268)

第一章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

第一节 中美关系的新变化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历了持续的高速发展，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已经深深地融入了国际体系，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来说，中国已经是国际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成为维护、改善国际体系的重要力量，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中国得益于现存的国际体系，世界也大大得益于中国的发展。21世纪头十年是中国复兴的黄金时期。客观环境于中国有利，中国也抓住了机遇，实行了正确的政策，得以尽享天时、地利、人和的好处，现代化建设取得史无前例的发展。这里的“天时”是指世界经济全球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地利”是指美国聚焦于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中美两国的合作领域进一步拓展；“人和”是指中国的睦邻政策收到成效，周边环境安定、祥和，中国成为周边国家最大或重要的经贸伙伴。2001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1.16万亿美元，是美国的12.8%，占世界不到4%，居世界第六位；2010年中国GDP达到5.88万亿美元，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2013年GDP达到9.24万亿美元，是美国16.8万亿美元的55%，占世界的12.3%，继续保持第二位。中国也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2008年9月世界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的外汇储备是1.9万亿美元，到2013年年底增加到3.82万亿美元，高居世界榜首。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国使3亿多人口脱离贫困。如中国这样大的幅员、这样多的人口、这样大的经济规模，以如此之快的速度发展，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中国的发展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十分积极的影响。2001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总共5097.7亿美元，其中出口居世界第五位，进口居世界第

六位。此后十年，中国的进出口额分别以年均 17.6% 和 18.3% 的速度增长，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截至 2012 年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就贸易总额来说，中美两国已经不相上下。^① 根据美联社的一项贸易统计，2006 年，美国是全球 127 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只是 70 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到 2011 年，两国易位：中国是 124 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包括韩国和澳大利亚这些美国盟友，美国则是 76 个。^②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十年间，平均每年进口 7500 亿美元的商品，相当于为贸易伙伴创造约 1400 万个就业岗位。在华投资的企业累计汇出的利润是 2617 亿美元，年均增长 30%。从 2000 年到 2009 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累计贡献率已超过 20%，高于美国。^③ 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把中国经济增长称作“奇迹”，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快速的持续性经济增长，因为中国已经打破了“东亚四小龙”的纪录，^④ 超过了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也超过了美国内战以后的崛起，更超过了德国的兴起，以及更早的其他西方先进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速度。不仅如此，中国的工业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能以这种速度在这么大的范围进行工业化。美国在 1872 年 GDP 超过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时人口远不到 1 亿，德国的人口从来没有到过 8000 万。中国的发展令世界瞩目是毫不奇怪的。

中国的这种增长是在全球财富和权力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的大背景中发生的，是在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的大环境中发生的，是符合世界潮流的。二三百年来，西方世界一直不成比例地掌握和享有全球财富和权力的大部

① 根据 2013 年 4 月 10 日世界贸易组织公布的 2012 年各成员的贸易量统计数据，2012 年中国货物贸易总额为 38670 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二，比美国少 150 亿美元，差额仅相当于中国一天半的贸易量。《中国 2012 年全球十大贸易伙伴》，2013 年 5 月 22 日，http://blog.sina.com.cn/s/glog_59cf28730102e5s9.html。

② 《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多数国家最大贸易伙伴》，新浪财经，2012 年 12 月 3 日，<http://finance.sina.com.cn/world/20121203/155413878413.shtml>。

③ 《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美》，（香港）《文汇报》2011 年 12 月 8 日，<http://hkstock.cnfol.com/111208/132,2113,11305277,00.shtml>。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在 2012 年也放慢了增长速度，GDP 比上年增长 7.8%，但仍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

④ 杨姗：《改革开放三十年与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http://wenku.baidu.com/link?url=j6YYRw1p_nmsNtWVIUClmzApr3XrnfXkgbLv_TwJ7k8t7ASjVdlm0NsuX33mBEnk8ct2AA1MS1TNf5Ac2YPjoQa1bSu5Ht10KmAuyhQwLbS。日本在高速增长 19 年间，GDP 年均增长 9.2%；新加坡高速增长 20 年，年均增长 9.9%；中国香港高速增长 21 年间，年均增长 8.7%；中国台湾经济高速增长 26 年，年均增长 9.5%；韩国高速增长了 30 年，年均增长 8.5%。

分,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凭借其在战争中充分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凭借其超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稳坐超级大国的宝座,主导了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确立了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的主导地位。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金融危机和能源危机的冲击下,面对冷战的压力,美国感觉越来越难以维护其金融和经济霸权,于是建立了七国集团(G7),试图通过七国集团来主导世界金融和经济体系。^①冷战结束以后,七国集团吸收了俄罗斯(G8),这主要是为了做做样子,表示西方对俄罗斯转型的认可和支

持。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群体性崛起中,“东亚四小龙”(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走在前头。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进入经济高速增长之列;同时东南亚一批国家也出现经济蓬勃发展的势头。到了21世纪初,巴西、俄罗斯、中国、印度和南非等新兴经济体获得迅猛发展势头,“金砖国家”的说法应运而生。现在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到经济快速增长的行列中来,如人们常说的E11。^②就经济规模来说,1989年冷战刚结束时七国集团的GDP占了全球GDP的62%,巴西、墨西哥、俄罗斯、中国、印度和南非的GDP只占不到8%。到2009年,七国集团的GDP总量下降到53.24%,而六个新兴经济体则上升到17.51%。^③发达国家已经开始意识到仅仅靠它们已经很难应对全球的经济和金融问题,2007年的八国集团(加了俄罗斯)峰会遂邀请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南非作为对话国,但仅仅是对话而已,拿大主意的仍然是发达国家。2008年9月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发达国家深受危机影响,二十国集团应运而生。2009年9月下旬匹兹堡二十国集团峰会正式决定,二十国集团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这样G7+5机制升格为二十国集团,七国集团的重要性下降。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它表明,发达国家正式承认了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也是新兴经济体正式参与世界经济决策机制的开始。自然,责任随实力而来,西方看重新兴

^① 参见杨洁篪《二十国集团的转型选择和发展前景》,《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6期,第50—51页。

^② 除了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外,还有墨西哥、阿根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韩国、印度尼西亚。

^③ 参见杨洁篪《二十国集团的转型选择和发展前景》,《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6期,第50—51页。

经济体，也是要它们承担更多的责任，共同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在此次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说：“就在六个月前，世界经济萎缩，失业率居高不下，金融体系几乎冻结。有人警告这是第二次大衰退。二十国集团成员从当年4月伦敦峰会以来采取的应对金融危机措施，已将全球经济从崩溃边缘挽救回来，并为未来长期的繁荣奠定了基础。”^①这是对二十国集团机制的一个实事求是的肯定。

非洲这十年来的巨大发展，是非洲国家独立以来从未有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国家全面加强了与中国、印度、巴西等的关系，形成新的经济交换和互惠关系。中国大陆和非洲贸易额在2011年就达到1600亿美元，占非洲对外贸易总额的18%；2013年达到2100多亿美元。反过来，中国也更依赖非洲的能源。中国也开始进行各类投资，到2010年年底对外投资额达400亿美元。中国金融机构开始扮演重要的角色。据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评估，2001—2010年，中国进出口银行给非洲提供的各种不同形式的贷款，短期、长期、融资共672亿美元。而世界银行，这个过去全世界最重要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优惠贷款的机构，在此时期只不过提供了547亿美元的融资。截至2009年年底，中国减免了非洲35个贫困国家300亿美元的债务。^②2010—2012年，中国又免除马里、赤道几内亚、喀麦隆、贝宁、多哥、科特迪瓦等国16笔债务，进一步减轻了非洲国家的债务负担。^③现在一个新的重要金融机构在非洲发展起来，开始在非洲扮演重要角色，那就是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

金砖国家的崛起是新兴国家群体崛起的代表。2001年高盛公司的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提出“金砖四国”这个概念时，金砖国家还只是一个智库学者学术讨论的对象。在世界金融危机中一些金砖国家也经受了经济下行的压力，但它们抱团取暖，同舟共济，以金融合作为务实合作的切入点，在2014年7月于巴西举行的峰会上决定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虽然启动资金还不多，仅为500亿美元，但这个银行的成立

^①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t G20 Closing Press Conference”,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September 25, 2009, http://www.whitehouse.gov/the_press_office/Remarks-by-the-President-at-G20-Closing-Press-Conference/.

^② 惠誉公司：《报告称中国对非洲贷款超世界银行》，2012年1月1日，<http://news.cntv.cn/20120101/117623.shtml>。

^③ 《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2013）白皮书》，<http://www.scio.gov.cn/ztk/dtzt/2013/9329142/329145/Document/1345040/1345040.htm>。

不仅可以简化五国间的融资和结算业务，从而减少对美元和欧元的依赖，有效保障成员国间的资金流通和贸易往来，而且将成为五国寻找行动一致性的重要平台，成为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有益补充，也有助于新兴经济体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与博弈。此次峰会还决定建立应急储备基金，这是新兴经济体为应对共同挑战、突破地域限制创建集体金融安全网的重大尝试，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联合应对外部冲击，将对促进金砖国家和全球的金融稳定发挥作用。

世界上许多有识之士看到了世界财富和权力分布的这种变化趋势。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国《新闻周刊》前主编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就出版了《后美国世界》（*The Post-American World*），探讨了这个世界历史变化的大趋势。他断言，当前的转折是过去五百年来人类历史上第三次重要的结构性权力转移。第一次是西方世界的崛起，主要是指西欧的崛起，始于15世纪；第二次是美国的崛起，始于19世纪末，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美国主导着全球的经济、政治、科学和文化；目前正在经历着现代世界的第三次权力大转移，这次是非西方世界的崛起，包括中国。^①新加坡李光耀管理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一位印度裔的著名学者，在金融危机前也写了一本书，叫《新亚洲半球》（*The New Asian Hemisphere*）。书中说，我们正进入世界历史上最具可塑性的时刻，我们今天所作的决策将主宰21世纪的进程。西方世界的崛起改变了整个世界，亚洲的崛起同样也会给世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在21世纪之前的3个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是世界历史的客体，驾驭历史的决定往往是在少数几个主要的西方国家的首都作出的。今天，西方世界之外的56亿人民不再接受由代表西方利益的西方国家单方面作出的决定。这个历史时期的两个最突出的特色是：首先，我们已经抵达了世界历史的西方体制时代的末期；其次，我们将会看到一个巨大的亚洲国家复兴的过程。数十亿亚洲人正在向现代化进军。亚洲的崛起将有益于整个世界。其实中国、印度、一些伊斯兰国家和很多其他民族曾经就是世界历史的主角。^②

① 法里德·扎卡利亚：《后美国世界——大国崛起的经济新秩序时代》，赵广成、林民旺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前言。

② 马凯硕：《新亚洲半球——势不可挡的全球权力东移》，刘春波、丁兆国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第1—10页。

虽然在美国、在西方仍然有人抱着“中国崩溃论”不放，继续“唱衰”中国，但主流社会对此已经嗤之以鼻，一个已经形成的共识是：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中国的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一是或早或晚的事，只不过不同的个人和机构有不同的预测罢了。^①

而美国这些年的经历又恰恰形成了鲜明对照。21世纪以来，美国打了两场战争，伊拉克战争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场借钱打的战争；2007年开始发生次贷危机，本以为过两年就挺过去了，不料2008年9月华尔街又爆发了金融危机，并迅速蔓延到全世界。美国债台高筑，财政部债券最高的时候超过了17万亿美元，超过了美国的GDP；经济复苏迟缓，失业率居高不下，享受政府救济的人数大大增加；奥巴马的医保改革饱受争议。“美国衰落”的议论在美国、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应运而生。美国是不是真的衰落了，或者是相对“衰落”，或者会浴火重生，是一个可以继续讨论的问题，也将由今后的事实来加以证明。越南战争也曾经把美国折腾得不轻，但美国也恢复过来，而且还继续发展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中美两国的实力差距在缩小，虽然绝对差距仍然很大。而在美国债台高筑之时，中国成了美国的“银行家”。2008年9月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近6000亿美元，2013年年底增加到1.3万亿美元，成为美国最大的海外债主。

美国民众对这些变化非常敏感。美国人对经济领先地位是非常看重的，因为从1872年美国超过英国成为最大经济体以来的近150年中，“美国经济的突出地位是其力量的基础和来源”。^②现在，美国经济上的超强地位面临中国的挑战。过去二十多年曾经一再冒头的“中国威胁论”比以往变得更现实、更突出。支持发展中美关系的比例下降了，支持对华采取强硬立场的比例上升了。皮尤民调公司的民调显示，对中国总体好感的比例从2009—2011年的约50%下降到了2012年的40%，2013年的37%。^③正因如此，在2012年总统选举中，两党候选人才一再提到中国，比着对中国强硬，争着说对方向中国出口就业岗位，这可是以往从来没有

^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根据购买力平价法来衡量，认为中国2014年GDP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当然中国和世界上多数国家不认同这种方法。

^② 鲍勃·霍克：《美从未遇到中国这样的国家》，《环球时报》2014年6月21日。

^③ See James Steinberg and Michael E. O'Hanlon, *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 U. S. -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72.

过的事情。自然双方的争议也集中在经贸方面，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等，因为民众关心的就是经济问题。

不仅如此，美国战略界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全面的，对美国的挑战也是全面的。

21世纪以来中国军事力量的崛起是许多美国人改变对中国看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20世纪90年代，甚至21世纪初，美国一种带倾向性的看法是中国的军力大大落后于美国，“中国是一个二流的军事强国”，“中国军力确实不是非常强大”，甚至认为“解放军非常可能受困于比目前更糟、过时的技术”。^①但没过多少年，美国战略界对中国军力的估计发生了大变化。21世纪以来美国国防部每年（2001年除外）向国会提交长达数十页的中国军力报告，并将该报告公开发表；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发表的年度报告和经常举行的各种听证会，兰德公司、企业研究所等智库不定期发表的关于中国陆、海、空三军军力发展状况的报告和文章等，都在不同程度地夸大中国军力的发展，渲染“中国的威胁”。

第一，夸大中国的军费。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多数时间，中国聚精会神搞建设，当时的国防指导思想是“国防建设要服从经济建设”，国防经费在GDP和国家财政中的比例降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水平。为了使国防现代化与经济建设相适应，从1999年到2009年的11年间，中国军费增长较快，从1076亿元增加到4806亿元，总额翻了两番还多。2013年，中国国防预算总额为7202亿元，较2012年提升10.7%。^②很显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补偿性发展，而且中国军费占GDP的比例一直很低，2012年只占1.28%，2014年只占1.5%。一般国家的军费在GDP中占比都在2%—4%，美国是4%。但美国官方和智库对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军费的增长普遍大加渲染。如2012年10月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个报告就说，亚洲主要国家及地区过去10年的国防

^① 参见吉原恒淑、詹姆斯·霍姆斯《红星照耀太平洋——中国崛起与美国海上战略》，张洁、钟飞腾等译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97—298页。

^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军费及增长情况》，2014年3月4日，http://wenku.baidu.com/link?url=9N1IEGUYvRYAFiNfsqnM-zD8BRuSIV5sw2SnGg5dhHnDp_jVPzVAIJ29R3xqF86 UXuofS-fQRa78cYAeFV1msDszH8vaN5R0ed1xeQWIAzHu。

开支猛增，主要是由中国军费开支增加的“刺激”。^①

美国从官方到民间普遍地夸大中国军费，歪曲中国战略意图。例如，2002年7月12日美国国防部发表的《中国军力报告》称，虽然中国公开报道的该年度军费为200亿美元，但实际军费将近650亿美元，到2020年，年度军费开支实际数字可能会增加3—4倍。报告还严重歪曲中国战略思想，刻意将中国政府一贯主张的“和平发展”曲解为“掩盖中国野心勃勃的国家发展计划”。^②

第二，渲染中国的军事实力。如美国国防部2014年关于中国军力的报告强调，中国在核威慑、空间作战、陆基中程和远程导弹、反舰导弹、战区反导、太空武器、远洋作战能力、网络进攻能力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③

第三，歪曲中国的战略战术，美国战略界广泛接受了一种观点，即中国发展了所谓“反介入”和“区域拒止”的战略，其目的就是要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美国不断抱怨中国的战略意图不透明。美国国防部2014年关于中国军力的报告写道：“为了避免在本地区引起冲突，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必须伴随着战略意图的更大的清晰化。”^④ 总之，在美国许多决策者和学界人士看来，中国“正在走上军事大国之路”，它“将成为太平洋上（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军事大国”，美国把中国看作是“在战略影响和潜在的未来威胁、意义上清晰的竞争者”。^⑤

第四，美国许多人也把中国的发展道路，或曰“中国模式”视为对美国的挑战。

① 《美智库称中国军费增长过去10年在亚洲排第一》，<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2-10/3191186.html>。

②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2”, pp. 2-5, 9-10, 55-56, <http://www.defense.gov/news/Jul2002/d20020712china.pdf>.

③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The Military Power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r 2014”, http://www.defense.gov/pubs/2014_DoD_China_Report.pdf.

④ Department of Defens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http://www.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

⑤ Anthony H. Gordesman, Ashley Hess and Nicholas S. Yarosh, “Chinese Military Modernization and Force Development: A Western Perspective”, August 23, 2013, 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s/130725_chinesemilimodern.pdf.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宣示，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作为区分国家关系亲疏远近的标准，^① 并以此指导中国的外交实践。但是美国是一个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的国家，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决策者都把在海外推广民主作为美国外交的支柱之一，有时甚至把它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终极目标”。^② 有的美国高官公开承认，中国不是苏联，不寻求意识形态的扩张。^③ 但许多美国人把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功本身就当作对美国的一种挑战，因为中国的经验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展示，除了西方所提倡的民主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之外，还可以有另一种选择。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摸着石子过河”，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不断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经受了国内外各种风浪的考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美国一些学者把它概括成“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时任《时代》杂志高级编辑、高盛集团约翰·桑顿办公室主管合伙人乔舒亚·库伯·雷默（Joshua Cooper Ramo）于2004年提出了“北京共识”的概念。他认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证明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优势。^④ 一些美国学者认为，“北京共识”对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也就是“华盛顿共识”，提出了挑战，构成了威胁，从而引发了美国学界的激烈讨论。

尼克松中心高级研究员、剑桥大学政治学教授何思文（Stefan Halper）在其专著《北京共识：中国威权主义模式将在21世纪主导世界》中说：“从观念的角度来看（in ideational terms），中国正在输出……更加简单的，对西方优势更具破坏性的东西，那就是市场威权主义，即（经济上）走资本主义道路，（政治上）保持‘集权体制’。”何思文认为，“来自中国的真正挑战在于……中国式的资本主义模式和中国对国际社会的看法，这两者皆不同于西方的主张”，“美国领导的体制正在失去影响力，美国代表的发

① 参见田曾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

② 陶文钊：《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研究》，黄平等编《美国研究文选（1987—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46页。

③ 如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2005年9月21日的讲话。Robert B.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http://www.state.gov/s/d/rem/53682.htm>。

④ 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The Foreign Policy Center, 2004, pp. 11–12. 中国官方从未用过“中国模式”的说法，学者一般也不认同“北京共识”的提法，主张慎提“中国模式”，表示中国无意输出“模式”。

展模式也正在失去吸引力”。^① 这种观点从更深的层次上考察了中国崛起对美国的影响，把中国的发展道路与西方的理念对立起来，认为两者关系是此长彼消的零和游戏。这确实是一种更深层次上的“中国威胁论”。

在许多美国政界和学界人士看来，中国融入现行的国际体系是暂时的，中国最终要挑战这个体系，构建符合它自己利益的体系。他们认为指望中国成为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只是一种乐观的甚至是虚幻的想法。历史上上升的大国总是要寻求更大的控制权和更大的力量投放，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期待中国会以不同方式行事。“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是，中国与所有大国一样，不会仅仅满足于现存的国际体系。中国会提出和制定服务于中国自己利益的法律、制度、组织章程和行为规范，绕开、忽视乃至终结那些不符合它利益的法律、制度、章程和规范。”^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的领导人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一再重申美国领导世界，这已经成为美国的政治文化，美国也执意要在21世纪继续维护其在全世界的领导地位。奥巴马2014年5月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的一次讲话中重申了这一点。他说：“美国是并仍将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过去那个世纪是这样，下一个世纪也是这样……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不是美国是否将领导世界，而是我们将如何领导。”^③ 2013年的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地位现在比十年前削弱了，降低了。^④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12年年底的报告也预测，到2030年，美国可能结束超级大国的地位，而面临“同等大国中的首位”（first among equals）这样的前景。^⑤ 美国的战略焦虑感越来越明显。奥巴马在2010年的《国情咨文》中就坚决表示：“我不接受美国世界第二的

① Stefan Halper, *The Beijing Consensus: 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Model Will Dominat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0, pp. 32, 72, 209.

② Amy Zegart, "Rise or Decline: Should the US Be Bullish or Bearish on China's Rise?" <http://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article/2014/06/20/should-america-be-bulish-or-bearish-on-chinas-rise>. 本文作者是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

③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Commencement Ceremony", West Point, New York, May 28, 2014,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05/28/remarks-president-west-point-academy-commencement-ceremony>.

④ Amy Zegart, "Rise or Decline: Should the US Be Bullish or Bearish on China's Rise?"

⑤ Matt Smith, "U. S. to Face 2030 a 'First Among Equals' Report Projects", December 11, 2012, <http://edition.cnn.com/2012/12/10/us/intelligence-2030/index.html>.

地位。”^①他在2011年的《国情咨文》中又一再提到中国的竞争：世界最大的太阳能研究设施、运算最快的计算机、世界上最快的铁路和最新的机场等都在中国，他甚至把这称作“我们这一代人的斯普特尼克时刻”，足见他的焦虑感了。^②

有的学者在谈到中国对美国的竞争时说：“从根本上讲，当今中国比美国以前遇到的任何对手都更强大，它比美国以外的任何国家都有着更强烈的地位感”；“中国崛起成为一个挑战者是美国面临的最重大的战略挑战”。^③如果说美国担心中国挑战美国全球主导地位，那么它首先担心的是中国在亚太地区对美国主导地位的挑战，因为亚太地区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地区，而在世界别的地区中国的影响力还比较有限。

第二节 奥巴马政府实行战略调整

奥巴马总统上任以后，对前任政府的政策进行检讨，看美国在什么地方投入过多，而在什么地方投入不足。结论是：小布什政府在中东投入过多了，而在亚太却投入不足。^④由于美国的忽视，在东亚的力量对比“失衡”了。^⑤也就是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受到了崛起的中国的挑战。现在美国要加大对该地区的投入，来重建这种主导地位。在奥巴马政府的这个新战略中有着浓重的牵制与平衡中国的因素。^⑥

奥巴马当政以后不止一次宣称自己是“美国的第一位太平洋总统”。

①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State of Union Address”, January 27, 2010,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state-union-address>.

②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State of Union Address”, January 25, 2011,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01/25/remarks-president-state-address>. 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震惊了美国，美国称之为Sputnik moment。

③ 鲍勃·霍克：《美从未遇到中国这样的国家》，《环球时报》2014年6月21日；参见刘扬、侯涛《美海军战略论坛公开讨论应对中国》，《环球时报》2014年6月19日。

④ 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康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2012年11月26日。

⑤ 2010年7月20日一位国务院官员对笔者如是说；并见陶文钊《如何看待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⑥ 笔者多次与美国学者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的看法也不一致。但多数学者坦率地承认其中有“平衡中国”的意图，有的使用counter-balance，有的用rebalance，有的则用hedging。

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在东盟地区论坛上也表示，“我们回来了”，虽然美国从来没有离开过亚洲。2011年11月17日同一天，奥巴马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在澳议会、希拉里·克林顿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发表讲话，宣布美国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奥巴马宣布：“作为总统，我经过深思熟虑作出了一个战略决定，美国作为太平洋国家，将通过恪守我们的核心原则，并与我们的盟国和朋友一起，为塑造这一地区的未来发挥更大的长期的作用……在我们结束今天的战争时，我已经指示我的国家安全团队把我们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和使命作为我们的首要选择。美国国防费用的削减决不会——我重复——决不会以牺牲亚太地区为代价。”^① 希拉里·克林顿在题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的讲话中同样强调：“在下一个十年，美国要锁定在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持续不断地增加在亚太地区的投入，并把它当作是美国治国理政的最重要任务之一。”^② 2012年1月5日，奥巴马和国防部部长帕内塔（Leon Panetta）在五角大楼发表讲话，宣布了美国实行新的国防战略，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美国国防部随即发布了题为“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选项”的国防战略报告。^③

对于奥巴马政府来说，出台一个治国理政的新战略无可厚非。它要与小布什政府划清界限。小布什政府先后发起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不但耗

① Office of Press Secretary,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to Australian Parliament”, November 17, 2011,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11/17/remarks-president-obama-australian-parliament>.

②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1/11/176999.htm. 希拉里·克林顿在这里的说法是 The United States stands at a pivot point. Pivot 成为美国战略调整的典型说法，希拉里·克林顿一再用“转向亚洲”（Pivot to Asia）的说法。奥巴马在2012年1月5日讲话中使用的是 a moment of transition，帕内塔用的词是 strategic shift，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Thomas Donilon）用的词是“再平衡”（re-balance），帕内塔6月2日在亚太安全会议上的讲话中也多次使用了 re-balance，但美国政要仍然在使用 pivot。最近的一个例子是2012年6月7日奥巴马在与来访的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共同会见记者时的说法：加强美菲关系“与我们所宣称的向亚洲的战略调整是完全吻合的”。他仍然用了 pivot 这个词。“Obama, Aquino to sustain countries’ bond”，<http://www.upi.com/Top-news/US/2012/06/08/obama-aquino-to-sustain-countries-bond/UPI-87831339140600/>。所以在美国决策者那里这些说法基本是一个意思。在本书中，战略重心转移、战略转向、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等也是一个意思，但现在用得最多的是亚太再平衡。

③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www.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